



《巴天人的孩子》:

像世界一样无所不包

□常立



每天，我们奔跑！

继挑战了有难度的治愈题材(《妖怪山》)和更日常的心理游戏(《不要和青蛙跳绳》)之后,图画书作者彭懿又开始了难度更高的创作:摄影和图画书,在这两座艺术的双子高塔之间,作者架起了一道绳索,玩起了前所未有的高空走索游戏。这果真是可能的吗?

摄影,就其本质而言,是对历史连续性的中断,是从川流不息的时间长河中抓取静止的一瞬。而图画书,自凯迪克确定了图画书的叙事规则以来,就是用图画和文字来共同讲述包含了时间流动的故事。如何以不连续的摄影来讲述流动的故事呢?

首先是借助文字赋予影像以连续的时间。开篇“我,我们,我们是巴天人的孩子”,确立了儿童的自述视角,接下来读者就可以在叙述者的娓娓道来中,近距离接触巴天人的孩子,去了解他们的过去、未来和现在,去感受他们的贫穷、期待和快乐。

其次是创造出叙事的结构与节奏。开篇不久,“爷爷说,我们是漂浮在海上的游牧民”;临近结束,“奶奶说,等我们再长大一点,就会跟爸爸一起去打鱼”。首尾形成一个结构上的回环,同时也是海上吉普赛人的命运的循环。影像的分页经过精心设计,单页与跨页画面交替,形成不同的节奏:开头悠扬,中段密集,高潮激昂,结尾余韵绵长。

第三是运用蒙太奇的手法使影像与影像自然连接。比如用了4个小单幅画面讲述妈妈每

日的辛劳,每一单幅中的妈妈要么置身于狭小的景框之中,要么处在被俯拍的镜头之下,生活的压力不言而喻;接下来的影像是孩子背向我



们,打破限制、跃出窗口,之后是孩子在大海中的嬉戏,仰拍,限制性的内部景框消失了。从压力到放松,从拘束到自由,文字什么都不必说,被剪辑的影像说明一切。

但《巴天人的孩子》并不仅仅是一部营造幻觉的纸上电影,它还是一份关于世界的真实记录。要了解这一点,需要提出以下问题:为什么



是摄影而不是绘画?如果为了讲述故事,绘画不是更方便、灵活、具有更多样的表达形式吗?英国著名艺术批评家约翰·伯格对此有很精辟的见解:绘画翻译现象,而摄影直接从现象中引用。正如后记中所说,作者的意愿是“讲述巴天人自己的真实故事”。相较于故事,作者在这本书里更重视的是真实,而真实正是摄影的本性。

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个虚假影像泛滥的时代,还知道真实影像也可以营造虚妄之物,尤其当讲述出一个时光流动的故事之时。如何不让流动的故事破坏世界的真实性呢?作者的答案是:保持摄影本身的多义性。仅举第一张照片为例,被摄主体是一个巴天人的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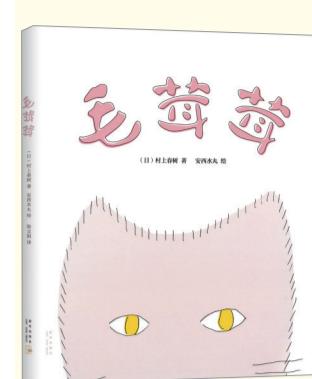
子。如果我们通读全书,会知道这是一个快乐的孩子,奔跑、跳水、游戏、在小憩中享受美好的阳光。但是且慢,让我们暂且忘掉已知的一切,回到照片本身,也就是回到世界而非故事。这果真是一个快乐的孩子吗?她紧蹙的眉梢、翕动的鼻翼、倾斜的嘴角在诉说什么?她看着我们的眼睛究竟看到了什么?一瞬间恍若一道深渊横亘在我们和这个孩子之间。如果我们不忽略书中的一些文字——“要是爸爸打不到鱼,我们就只好饿肚子了”,“妈妈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比起家来,我们更喜欢大海”,“它太老太旧了”,我们会发现对照片中的孩子以及孩子们的生活做出其他解读是完全可能的。

这样一来,孩子将会看见无拘无束的海上游戏;成人将会思考“巴天人的孩子长大后会怎样”;环保爱好者将会看见碧水和蓝天;教育爱好者将会关心儿童的受教育问题;各类学者则可能会展开阶级的、性别的、后殖民的、人类学的分析……好作品总是这样复杂多意。古斯塔夫·马勒说交响乐应该像世界一样无所不包,《巴天人的孩子》显示出,图画书也应该像世界一样无所不包。

那么,面对《巴天人的孩子》,我看到了什么?起初我看到的是一系列的问题:如何以美丽描绘贫苦,又如何以贫苦书写快乐?如何以现代凝视远古,又如何以远古眺望未来?如何以天堂藏起绝望,又如何以绝望生出希望?

接着我看到的是一首诗:“在日落中/看到痛苦的黄金/这就是诗/它不朽又贫穷”(《诗艺》,[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著,陈东飚译),但是最终,我看到的是另一首诗:“手头没钱,所以我正坐在/农舍的凉荫里清洗/在柜橱后面发现的小豆”,“我抬起头,当听到一只山羊在远处/下面山谷里受伤,我发大喊/与我儿时用水彩画它的时候/一模一样地蓝/又能怎样,我快活地想。又能怎样!”(《超过六十》,[美]杰克·吉尔伯特著,柳向阳译)

■新书快递



《毛茸茸》
【日】村上春树 著
【日】安西水丸 绘
陈文娟 译
新星出版社
2016年6月出版



《安琪拉的灰烬》
【美】弗兰克·迈考特 著
路文彬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16年5月出版

我们每个人的回忆中,也许都有只毛茸茸的猫儿。它忽然出现在你身边,成为你生命中的小伙伴。我们从猫咪身上学到,幸福就是温暖而柔软的东西,它就在身边,不在别处。

父亲是个酒鬼,全家只能靠救济金过活;弟妹们一个个出生,又在饥饿与死亡的阴影中挣扎……摆在小弗兰克面前的,就是这样无奈的生活。然而面对苦难,他没有放弃希望,最终通过努力攒够了去美国寻梦的路费,踏上了新的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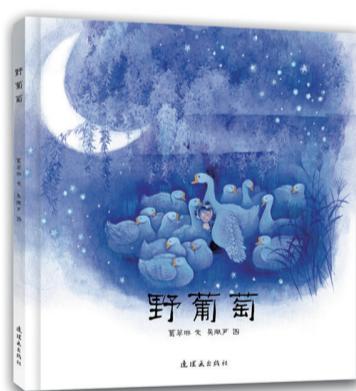


《雪夜的怪声》
【美】玛丽安·丹·鲍尔 著
【英】约翰·雪莱 绘
陈赛 译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6年3月出版

《雪夜的怪声》是一个充满想象和诗意的绘本故事,是对春天如何降临最美丽、最大胆的想象。故事的叙事非常巧妙,采用的是绘本中并不多见的第二人称叙事,作为读者的“你”被嵌入故事中,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角。

■阅读札记

《野葡萄》六十年插画拾萃



葛翠琳的儿童文学创作历程,是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时开始的。1956年,她的童话名作《野葡萄》甫一问世,就受到文学界和读者们的关注,也标志着这位年轻的童话作家在短短的几年里就进入了自己创作上的成熟期。这一年,她相继发表了《雪梨树》《巧嘴儿》《采药姑娘》《聪明人》《小红花和松树》《种花老人》等童话,一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在中国火热的年代里迅速成长起来。

《野葡萄》的故事取材于中国北方的民间故事,是童话家利用民间故事素材进行的再创作。故事的主人

公是一个父母双亡、聪明美丽的牧鹅小姑娘,跟着婶婶一起生活。婶婶自己有一个盲姑娘,因为阴暗的嫉妒心,使婶婶伸出恶毒的手,残害了牧鹅小姑娘那双像葡萄般晶莹剔透的眼睛。但小姑娘有着善良和坚强的心灵,她没有在突如其来的眼盲面前低头。在好心的白鹅的帮助下,她孤身走进深山,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传说中能让盲人重获光明的野葡萄。野葡萄治好了白鹅女的眼睛,使她重新见到了光明。白鹅女还把神奇的野葡萄送给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野葡萄》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故事”,也感受到了善良、温暖和渴望光明、追求光明的“中国情怀”,作品里传达出了中国传统中的美好的道德伦理和高尚的价值观。



■短评

一个孩子的诗园

□谭旭东

英国诗人史蒂文森的《一个孩子的诗园》影响了很多人,我也很喜欢这本诗集。除此以外,我还很喜欢威廉·布克莱的《天真与经验之歌》和泰戈尔的《飞鸟集》和《新月集》,它们带给我的是天真的童心和清澈的诗心。读了小诗人张千一的诗,也仿佛走进了一个孩子的诗园,一片童心的净土,仿佛回到了史蒂文森和布克莱笔下的文字世界。

张千一的诗很有特点,具体来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语言很规范,写出来的诗,语言都是经得起品读的。如《太阳鸟,你早》,语言清新,节奏明快,用了排比句,显得整齐,也符合诗歌的内在情感韵律,有外在和内在的音乐美:“拍拍手,日出是一副笑脸/唱唱歌,日出是一首童谣/敬敬礼,日出是一面旗帜/跑跑步,日出是一声号角……//你燃红了天际那奔跑的云朵/你唤醒了大地那沉睡的山岳/晨露洗洗脸,小草弯弯腰/城市开始了一天的喧嚣”。第二,童心洋溢,想象力丰富。《我们班》用了两个比喻,两个中心意象,把我们班描绘得很有生命气象,孩子们的顽皮、天真、活泼的天性,还有校园生活的丰富与快乐,都在诗里得到了巧妙的表现。应该说,在当代儿童诗里,还没有谁这样来写孩子,来写校园生活。“我们班像一个筐筐/里面有好多蛋蛋/有调皮蛋/有乖乖蛋/还有幽默蛋……//我们班像一个鸟窝/里面都是小鸟/叽叽喳喳/叽叽喳喳/鸟妈妈来了也不怕”。第三,有爱,有智慧,有孩子的判断力。如《二十年后您的模样》里有对老师朴素真挚的爱,也有孩子的智慧和判断:“黑板前的爱心妈妈/一笔一划给我们画像/多么想留住老师的美丽/二十年后的您/怎样的模样//您的身影像书本一样/会说话的手势永远动人/您眼睛里闪烁的理想之光/托起整座课堂/让幼嫩的童心高高飞翔//啊,老师/可爱的老师!”

张千一诗里的修辞通常是无意为之,但恰到好处。作者讲究音乐之美,善于比喻、拟人、排比和拟声词等修辞,使她的诗歌的语言既明白晓畅,又具有修辞之美。同时,童话色彩和生活气息相融合,使诗既活泼、天真,又趣味盎然。张千一的诗歌也有情感的美,那就是她的生活态度,她对家人、对老师、对朋友都怀着真情,有着朴素的爱与感恩。张千一的诗正如她的人,表里如一。她用诗书写着小小年纪的梦想,也书写童年的憧憬,她的诗是聪慧的文字,也是灵性的文字。

读张千一的诗,我有一些感想,也受到一些启发。孩子写的诗对我们成年人来说,是值得学习的。比如,张千一诗里的单纯之美,实则是诗歌最本真的质地。很多成年人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其实,诗歌写到最后,要写到单纯,这是最高境界。我始终认为,诗歌不是让人的心灵复杂的,而是让人的心灵变得单纯。现实生活让我们世俗、世故、精明、老练,好像我们很“智慧”,但实际上,成年人总是会犯一些愚蠢的错误。诗歌给人以美,以美来洗礼人心,读诗、写诗是寻找简单,是追求单纯,是满足好奇心,是张扬想象力。一个心灵复杂、精于世故的人是不会拥有想象力,也是不会快乐的。因此,读张千一的诗,我感到返璞归真,是灵魂的洗礼,是精神的重塑。

史蒂文森的儿童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园》启发了很多读者,但史蒂文森不是孩子,而是一个有童心的成年人。张千一是一个孩子,一个爱写诗,也会写诗的孩子。她的诗是一个真正的孩子的诗园,这诗里有孩子的单纯,孩子的美好,有孩子的智慧,有童心的品格,有童年的精神。



《一辆自行车》
于大武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年3月出版

想知道60多年前安定门城楼的样子吗?想看到老北京胡同的旧貌吗?想了解胡同里真实的日常生活吗?从小生活在胡同里的画家于大武最新力作《一辆自行车》用记忆和笔墨,讲述了童年在胡同里骑自行车的故事,让你看到原汁原味的北京胡同。